

圈占农田拟建驾校考训场?

荒废两年仍未动工,光山县十里镇村民为荒芜的农田深表惋惜



被圈的土地一角 张方志 摄

信阳消息(记者 张方志) 6月,光山县十里镇的大地到处绿油油,生机盎然,田里的秧苗正在勃勃生长。可是,在该镇十里村熊楼村民组,一百余亩良田被圈起来,原本该生长秧苗的农田却杂草丛生,荒芜得令人惋惜。“2014年1月份就被圈了,说是给中原驾校建科目二训练场地和考试场地。”该村村民胡军(化名)投诉说,“驾校在良田上建训练场地,且一下子征一百余亩,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胡军反映的问题属实吗?昨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农田荒芜村民惋惜

14日上午,记者来到光山县十里镇十里村熊楼组。在该村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胡军所反映的因被圈而荒芜的农田。农田位于熊楼组东边,由钢架和铁皮组成的围墙将这片田地围住,一眼望不到边。围墙外的农田中,秧苗长势正旺,而围墙内的农田则是杂草齐膝。“这片土地,一荒两年,太可惜了。”一村民说。

那么,这一大片被圈起来的农田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你知道这农田以后是用来建什么的吗?”记者问身边的村民。“建驾校,给中原驾校建训练场地。”村民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是给驾校建训练场地?”记者又问。“那还有假啊?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村民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国家土地法律规定,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以及擅自将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转为非耕地等。显然,耕地上建驾校是违规的。

土地所:被圈土地有意建造考训基地

为了调查村民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记者于当天下午采访了十里镇国土资源所,该所曹祖锋所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曹祖锋告诉记者,被征用的农田面积在150亩左右,准备在其上建造一个机动车考试专用的考训基地,目前正在

在办理供地手续。那么这块地与中原驾校有关系吗?对此,曹祖锋是如此解释的:当时征用这片农田的意向是建造考训基地,但是最后能不能落项还未可知,即使确定了要建造考训基地,到时候也会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不可能现在就确定由哪一家驾校来参与。

曹祖锋告诉记者,这个项目应该有个文件。随后,他花了近十分钟的时间打听文件的事,但文件并没有找到。“如果有文件,我们到时候会拍个照片发给你。”曹祖锋对记者说。

驾校给记者打来“沟通电话”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记者在十里镇国土资源所采访的中途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是某家驾校的,询问记者能否就此事进行沟通,不再报道这块土地的事。这让记者一头雾水,更对这家驾校是如何知道记者正在采访这件事的感到无法理解,因为记者就此事只和光山县国土部门联系过。

十里镇国土资源所告诉记者这块土地到底建不建考训基地,由谁来建还尚未可知,但是这家驾校却私下打电话与记者“沟通”,试图说服记者别对此事进行报道,难道这中间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难道那个尚未发生的标早已被这家驾校内定?

此外,熊楼组村民举报这块土地是为中原驾校建造训练场地,偏偏记者采访途中,就有驾校出面想通过“沟通”叫停采访,难道这家驾校就是中原驾校?

关于此事,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县区工作室

联系人:张方志 投稿热线:13939759544
投稿邮箱:78958288@163.com

县区传真



商城县观庙镇

开展扶贫捐款活动

信阳消息(曹乃勇)6月12日,商城县观庙镇开展扶贫济困爱心捐款活动。镇广大机关干部纷纷积极响应,踊跃捐款,用有限的力量为贫困户传递无限的爱心。

据了解,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观庙镇着力提升机关干部认知扶贫、发力扶贫、结对扶贫意识,积极

制定各项扶贫措施,对所联系贫困户采取一对一、一帮一、多帮一的方式,精准结对,精准帮扶,确保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截至目前,此次捐款活动已募集善款13600元,它们大部分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和解决贫困户生活困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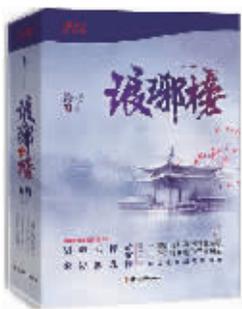
罗山县莽张镇

增设安装减震带

信阳消息(张宏波 黄蕊)随着莽张镇周围多条水泥路的通行,加上社会车辆的日益增多,交叉路口、学校门口等处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提高莽张镇农村公路行车安全系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一周,该镇组织安排专业施工队,花费近5万元,在开武路、莽潘

路以及各村小学道路沿线增设安装震荡式减速带近300米,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牌10余块,警示提醒过往车辆文明行车、安全驾驶,有效减少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此举有效的保障了莽张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莽张镇营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琅琊榜



海宴 著

若是以前的林殊,这样一柄飞刀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但如今全身功力已废,只怕一个寻常壮汉也打不过,想要躲开这如雪刀锋自是决无可能。

既然躲不过,那又何必躲,所以梅长苏站在原地,纹丝未动。

飞流的身影此时也已化成了一柄刀,直追而来,但终究起步已迟,慢了一步。

飞刀的刀柄,最后被抓在了靖王的手里,刀尖距离梅长苏的颈项,不过四指宽度,但方向却稍稍偏了一些,即使靖王不出手,想必也只会擦颈而过。

梅长苏轻轻地朝飞流做了一个手

势,什么意思没人看得懂,只能看到飞流停止了一切动作,安静地站住。

威猛抓了抓头,呵呵笑了一声,道:“失手了失手了,你们读书人没见惯刀啊剑的,吓着了吧?”

梅长苏面如寒霜,目光如冰针般地锁在了威猛的脸上。

这一幕在军中并不罕见,对待新人,对待外军转调来的,对待其他所有没好感的人,常常会来这么一着下马威,如果对方表现的好,就可以得到初步的认同。

林殊以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一年,当父亲把一个四十岁还在兵部任闲职的瘦弱文士引入赤焰军担任要职时,年少气盛的少将军就曾经故意震断自己的剑,让一块剑锋碎片飞向那个单薄的身影,以此来试验他的胆量。

那一次,父亲的军棍罚得格外的重,几乎打得自己三天起不了床。

梅长苏相信靖王一定记得这件事,记得当时父亲训斥自己的话语。

在行刑的现场,身为当事人的聂真并没有说一个字来求情,因为他知道,林殊挨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挑衅聂真,而是因为当他挑衅聂真时,祁王殿下就站在聂真的身边。

就如同当那柄飞刀射过来的时候,靖王就站在自己身边一样。

虽然威猛没有恶意,虽然他的目标决不是靖王。

但他毕竟是持利刃刀锋,朝向了己主君的方向。

如果靖王一直安守现状,如果他的未来走到尽头也只是一个大将军王,那么这一幕可以一笑置之。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

当他的雄心和志向指向大梁最至尊的宝座时,他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属于君主的气质,那是一种绝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被忽视被冒犯的气质。

看着靖王阴沉的如同铁板一块的脸,原来还笑嘻嘻的威猛感觉越来越不对了,渐渐心慌的他,不由自主地将视线投向自己的左前方。

靖王麾下品级较高的将军们都站在那个地方,大家的表情都有些紧张,其中一个人暗打手势,示意威猛跪下。

“是末将鲁莽了,给先生赔罪,请先生念我粗人,不要见怪。”威猛想了想,以为靖王动怒,是因为爱重苏哲,恼恨自己对他无礼,所以立即从善如流,向着梅长苏作了个揖。

“不用跟我道歉,”梅长苏冷冷一

笑,说出的话就如同带毒的刀子一般,“反正丢脸的是靖王殿下,又不是我。”

他没有理会自己这句话引发的骚动,两目光依然寒意森森,从威猛的脸上转移到了靖王的脸上:“苏某本久慕靖王治军风采,没想到今日一见,实在失望。”

一群目无皇上纲纪的乌合之众,难怪不得陛下青眼。

朝着靖王殿下的方向扔飞刀,真是好规矩,可以想象殿下您在部属之间的威仪,还比不上我这个江湖帮主。

苏某今天实在开了眼了……告辞!”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时,威猛的额头已挂满了冷汗,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靖王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面沉似水,在场的人全都噤若寒蝉,陆陆续续地跪了一片,连不太明白的庭生也被这气氛吓到,悄悄跟着跪了下去。

所以当梅长苏带着飞流旁若无人地直端端出府门而去时,竟无一个人敢拦住他声辩。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苏哲的话虽说的难听,却没有一个字说错。

虽然说比武较技,测试外来者都是惯例,但靖王在场和靖王不在场,那毕竟应该是大不一样的。